

日藏孤本黄周星《圃庵诗集》考述*

张 静 唐 元

内容摘要:黄周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。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《圃庵诗集》一书,乃是黄周星作品流传史上的重要版本。此书是黄周星晚年所编。其中有大量墨丁,卷次尚未编定,很可能只是试印本,是作者本人准备编辑的全集的一部分,并没有大规模地刊刻流布,如今只此孤本收藏在日本。《圃庵诗集》对研究黄周星的生平与诗歌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:黄周星 《圃庵诗集》 日本静嘉堂 试印本

黄周星(1611-1680),字景明、景虞,号九烟,又号而庵、圃庵、汰沃主人、笑苍道人等,金陵上元(江苏南京)人。明崇祯十三年(1640)中进士,后授户部主事。黄周星刚出生便由寄居在南京的湘潭周家抚育,曾名周星。至二十七岁始知生身父母,遂于崇祯十七年具奏户部,复姓黄氏,归于本宗^①。明亡后,曾由浙入闽,仕南明隆武朝礼科给事中^②。入清后,以遗民之身,落魄江湖。晚年执迷于道教飞升之说^③,至康熙十九年(1680)遂有死念,作《解蜕吟》十二章,自撰墓志铭,于南浔马家港三度投水,屡沉屡救,最终绝食以歿,时年七十^④。

黄周星一生著述甚多,其文集的编纂、刻印、流传情况颇为复杂,其中还充满种种偶然与传奇。如其生时,诗稿两次遭遇盗贼劫掠,又两次积极筹备

*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《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》(18FZW069)成果,防灾科技学院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精品课建设(JPJS2016017)成果。

①黄周星:《复姓纪事》,《夏为堂别集》,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刻本。

②陈轼:《黄九烟传》,《道山堂后集》卷四,广陵书社,2016年,第221页。

③唐元:《是殉国? 还是求仙? ——也谈黄周星之死》,《文史知识》2010年第10期,第56-62页。

④叶梦珠:《阅世编》卷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107页。

刊刻,但直到去世,也无力真正流布自己的诗文。去世八年后的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其子黄櫨、黄榔才正式编辑刊刻《夏为堂别集》。再如,虽然黄周星生前和湘潭周家决裂,但他死后,历代周氏族人对他的认同丝毫没有减损,不断编纂刊刻其文集,成就了道光本《九烟先生遗集》、咸丰本《周九烟集》、光绪本《九烟先生集》,可谓三朝奇缘。且在民国间,突然凭空出世黄周星的两部珍贵稿本《九烟诗抄》和《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,令人惊叹。

黄周星著作版本流传史上,还有一个更为奇特的本子——《圃庵诗集》,这是远藏在日本静嘉堂的孤本。

一、日本静嘉堂藏《圃庵诗集》的基本情况

该本无封皮、牌记、序言、目录、跋语等内容,开篇就是卷一的正文。左右双栏,单鱼尾,九行二十一字。版心题:圃庵诗集、卷之几、每卷单独计数的页码,另有每卷的纪年题于版心下端。正文首行题书名卷次,次行署“钟山黄周星九烟氏著”。卷一首页有印章两枚:“静嘉堂藏书”和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”。

陆树声(1882-1933),字叔桐,号遹轩,归安(今浙江湖州)人,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第三子。陆心源去世后,其珏宋楼所藏的珍贵古籍四万馀册于1907年为日本静嘉堂购藏。从这两枚印章可知,《圃庵诗集》应该是湖州陆氏藏书中的一种,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。

《圃庵诗集》全书共八卷,按年份编排,每一卷收录一年的诗歌,首卷为甲辰年之作,末卷为辛亥年之作,故全书共收录黄周星康熙三年甲辰(1664)五十四岁至康熙十年辛亥(1671)六十一岁八年间的诗歌。其中甲辰卷收诗50首,乙巳卷收诗111首,丙午卷收诗111首,丁未卷收诗64首,戊申卷收诗36首,己酉卷收诗65首,庚戌卷收诗48首,辛亥卷收诗91首。全书共收诗576首。

每卷的诗歌基本上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年的元日、九日、生日、除夕这些重要的日子里,黄周星基本上都会有诗歌创作。他这几年游历过的海宁、胥山、苕溪、九峰、灵岩山等名胜也都被付诸诗篇。从诗集存诗可见,康熙三年,他寓居海宁;冬,流寓嘉善。康熙五年,游湖州及长兴;冬,游青浦及九峰。康熙六年,仍寓嘉善;四月,长男黄櫨生。一直盼望的儿子终于降生,黄周星欣慰地写道“室中真似麟初降”“生男且复慰蹉跎”(卷四《丁未四月生子志喜二首》)^①。康熙七年春,游杭州;夏,过苏州;冬,游海宁及湖州南浔。康熙八年,仍寓嘉善,设馆于南浔程氏;四月,由嘉善移居长兴;九月,次男黄

^①本文所引黄周星诗作,如未注明出处,则均出自日本静嘉堂藏清康熙刻本《圃庵诗集》。

以下仅随文标注卷次篇名。

榔生,“二雏相继出,仿佛似徐卿”(卷六《己酉季秋喜生次子》)。康熙九年,仍馆于湖州南浔程氏;七月,由长兴移家南浔。是年,黄周星屡过嘉兴、苏州。康熙十年,居南浔,这一年他曾游览太湖东山。总之,这八年间黄周星依旧贫困,四处搬家。

《圃庵诗集》每卷卷前详列参与校订者的名字:

甲辰卷卷首题:年弟李公柱梓乔、胡珽友夏,年侄桑日知易庵、严述曾传之,门人江中楫巨济、陈元燮调侯全订。

乙巳卷卷首题:吴兴沈一揆存田、新安江濯新沐,年侄吴兆宜宪令、吴万杰登若,门人吴永祚佑申、吴廷柱汉题全订。

丙午卷卷首题:吴兴董汉策芝筠、语溪吴之振孟举,吴兴归尔瑜上征、沈一抚子安,临溪程章基公肇、朱和家齐先全订。

丁未卷卷首题:松陵顾有孝茂伦、徐釁电发,吴兴董志阶升吉、闵南仲湘人、董樵裘夏、徐鼎鈇孔铭全订。

戊申卷卷首题:延陵吴绮园次、蠡城戚珥绥耳,婿张士麟楚泓,吴兴沈大声匡夏、董穀士书田,门人吴永祚佑申全订。

己酉卷卷首题:吴门尤侗展成、松陵潘耒次耕,松陵沈仁荣恒稽、吴棻名邨、吴兴沈一孚渭公、吴兴董志邻禹俞全订。

庚戌卷卷首题:吴门宋实颖既庭、新安殷陶唐畿,松陵吴琬少蕴、金廷煊扉奏,门人吴永祚佑申、吴天植英培全订。

辛亥卷卷首题:吴兴韩纯玉蓬卢、清溪蔡维寅典三,云间张泰二岑,吴兴闵梦潮紫澜、吴兴茅秉忠允传、婿吴耕砚田全订。

《圃庵诗集》中个别版面呈现残缺的状态:如,乙巳年第七页、丙午年第九页、己酉年第二页皆整版缺失。所以己酉年的《叹书四首》只保留了题目、小序与第一首,其后内容已阙。己酉年第三页从“时方盛年,意气自轩豁”开始,对照其他版本可以发现,这其实是《寿吴江沈君七十》的后半部分。再有辛亥年的第四页整版缺失,所以《黄孝子万里寻亲歌》的后半部分阙如。

笔者在国内的各种图书目录和各大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中,均未见此书,则《圃庵诗集》很可能是藏身在东瀛的孤本。

二、与《前身散见集》对比确定本书为精选本

《圃庵诗集》虽然是孤本,但其中收录的诗歌并不全是黄周星的佚诗。这是因为《圃庵诗集》中的部分诗歌和黄周星《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(以下简称《前身散见集》)中的部分内容重合。

《前身散见集》也带有传奇色彩。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(1936—1939),湖州南浔人周延年汇集、刊刻了《南林丛刊》,其中《次集》收黄周星《前

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一卷,本是民国南社铅印本,1982年杭州古旧书店曾据之影印。该书四周单边,无界栏,半叶十三行每行三十字,白口,单鱼尾。

该书卷前有提要云:

《前身集》不分卷,黄周星撰,刘氏嘉业堂藏稿本。黄氏为晚明诗人,全集殆已散佚,此共诗三百三十余首,乃六十岁前客浔所著。诗格苍老,饶有身世之感,后康熙庚申卒于浔,年七十。其墓在镇东马家港,即所传独树坟也。《镇志》列诸“寓贤”,故录。^①

据知此本出自南浔刘承幹的嘉业堂,据黄周星的稿本铅印。1924年春,周延年曾被同乡刘承幹聘为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,他在此地工作了八年,摸遍了嘉业堂的珍藏,先后编成《嘉业堂藏书目录》、《嘉业堂明刊善本书目》等十几种书目。所以,周延年在嘉业堂中发现黄周星晚年寓居南浔时的稿本,完全合情合理。《南林丛刊》所依据的黄周星原始稿本现已不可考,所以铅印本《前身散见集》就显得颇具文献价值。书中现存编年诗三百余首,乃是康熙五年至九年黄周星寓居嘉善、南浔时所作。每卷卷前皆有小序,大有年谱之体,例如:

丙午年 五十六岁 是年仍寓嘉善,夏秋之交,薄游湖州及长兴,冬游青浦及九峰,得诗一百五十八首。

丁未年 五十七岁 是年仍寓嘉善,夏四月始生长男,秋冬曾两过嘉兴,得诗八十二首,今存。^②

前文已言,《圃庵诗集》收录康熙三年至十年八年间的诗歌,而《前身散见集》收录的是康熙五年至九年五年间的诗歌,两书时间重叠的就是康熙五年到九年。具体考察这重合的五年,《圃庵诗集》与《前身散见集》中所收的诗歌却有一定的差异:康熙五年,《圃庵诗集》与《前身散见集》收录诗歌重合的有79首,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有35首,独见于《前身散见集》的有40首。康熙六年,《圃庵诗集》与《前身散见集》收录诗歌重合的有43首,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有20首,独见于《前身散见集》的有7首。康熙七年二书收录诗歌重合的有29首,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有4首,独见于《前身散见集》的有6首。康熙八年二书收录诗歌重合的有49首,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有15首,独见于《前身散见集》的有20首。康熙九年二书收录诗歌重合的有37首,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有10首,独见于《前身散见集》的有21首。

考察两书的存诗情况,可以发现《圃庵诗集》对《前身散见集》中的大量组诗都有挑选、删减的现象。例如康熙五年的《夏日雨中同湖州守集友人家》一题,《前身散见集》收录两首,《圃庵诗集》仅收第一首。同是康熙五年的《余自

^①周延年:《南林丛刊》卷首,杭州古旧书店,1982年,第1页。

^②周延年:《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,《南林丛刊》第2册,第1页。

丁卯迨甲申所作诗凡数千首,两为剧盗所掠。其一则丙子秋楚中之湘阴,一则丙戌秋闽中之古田也。湘阴之盗搜得余诗文数卷,悉投汨罗江中……丙午春日偶简从前诗文稿,不觉感恻,漫成六首》,《圃庵诗集》仅收第一、二、三、五共四首,诗题改作“……绝句四首”;《苕溪遇中州吴年兄赋赠六首》,《圃庵诗集》仅有第一、三、四、五共四首,并将原诗题中的“六”改作“四”;《过长兴朱年兄白溪山庄赋八首》,《圃庵诗集》仅有第一、二、四、五共四首。这种情况在其他年份中也普遍存在,这说明《圃庵诗集》应该是从稿本《前身散见集》中进一步挑选整理出来的一个诗歌精选本。

独见于《前身散见集》的诗歌,可以理解为没有被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者选中。但为什么会有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呢?这是因为,《前身散见集》本身是一个残缺的稿本。如康熙五年《前身散见集》卷首题“得诗一百五十八首”^①,但细数发现其中只保留了113首诗歌。康熙六年《前身散见集》卷首题“得诗八十二首,今存”^②,但细数发现其中只保留了50首诗歌。再看那些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中的诗歌,例如康熙五年的《丙午生日》、《丙午除夕》,康熙八年的《己酉元日》,康熙九年的《庚戌元日》、《余六十生日喜友人远来为寿作诗志感用尧夫首尾吟》等诗作,从诗题到内容完全可以断定是黄周星的手笔,因为在《前身散见集》各个年份中都有这样的元日、生日、除夕之作,看来这是黄周星的创作习惯。所以,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中的诗歌,并不是他人作品的乱入,而恰恰是黄周星的佚诗,弥足珍贵。

三、从校订人员看本书的编纂时间

在《圃庵诗集》八卷卷首罗列的四十六个校订人名中,包括黄周星的两个女婿张士麟与吴耕,再有黄周星的门人江中楫、吴永祚等,黄周星的多年好友吴绮、戚埏、吴之振,还有著名诗人尤侗、徐鉉等。其中“门人吴永祚佑申”出现三次,这说明吴永祚应该不仅仅是挂名其上,而是在这个本子的校订过程中出力不少。这四十六人中可以考其事迹的有:

李公柱,初名松,字梓乔,浙江嘉善人。崇祯十三年(1640)进士,后为歙县知县,有《学脉正编》。

桑日知,涂水人,后官至嘉兴府通判。

严述曾,字传之,号西斋,湖州人。廪贡生,曾为漳州通判,有《水利救荒》。

沈一揆,字存田,浙江吴兴(今属湖州)人。康熙十一年(1672)举人,十五年进士,曾为庶吉士,刑部主事,通政司参议。

①周延年:《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,《南林丛刊》第2册,第1页。

②周延年:《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,《南林丛刊》第2册,第10页。

吴兆宜,字宪令,江苏吴江(今属苏州)人,吴兆騫之弟。诸生,善属文。尝注徐孝穆、庾子山二集,又注《玉台新咏》、《才调集》及《韩偓诗集》。

吴永祚,字佑申,吴江人,事迹无考。

董汉策(1623-1691),字帷儒,一字芝筠,号榴龕居士,又号松壑云涛居士,吴兴人。诸生。康熙初,上救荒固圉诸策,为浙抚范承谟称善。生平好道,肆力经史,有《蓝珍词》、《董词》、《董词二集》等。

吴之振(1640-1717),字孟举,号橙斋,别号竹洲居士,浙江石门(今桐乡)人。曾筑别墅于城西,命名为黄叶村庄,晚年又号黄叶老人、黄叶村农。康熙时贡生,官内阁中书。藏书富于一时,有家藏书目《延陵吴氏藏书目》一卷。所刻《宋诗抄》收录百馀家秘本。有《黄叶村庄诗文集》、《德音堂琴谱》等。

顾有孝(1619-1689),字茂伦,号雪滩钓叟,吴江人。明末诸生,明亡,焚弃儒衣冠。康熙十七年(1678)举博学鸿儒,不就。有《雪滩钓叟集》,选《唐诗英华》行于世。

徐鉉(1636-1708),字电发,号虹亭、鞠庄、拙存,晚号枫江渔父,吴江人。康熙十八年(1679)召试博学鸿词,授翰林院检讨,入史馆纂修《明史》,二十五年归里。康熙南巡,两次赐御书,诏原官起用,不肯就。善画,工诗文,有《词苑丛谈》、《南州草堂稿》、《本事诗》、《菊庄词》等。

董志阶,字升吉,号素庵,湖州南浔人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)拔贡,曾为建德训导、金华教谕。

闵南仲,字湘人,号石渔、寒玉居、渔湖,湖州人。有《寒玉屏集》、《碎金集》。

董樵,字裘夏,湖州人。清初小说家董说之子。

吴绮(1619-1694),字园次,号听翁,时称红豆词人,江苏江都(今扬州)人。顺治时拔贡,官湖州知府。能诗词,并有戏曲创作,有《林蕙堂集》。

戚埏(1635-1688),字莞尔,又字缓耳,江苏泗州(今盱眙)人。康熙十九年(1680)入选优贡,授知县。工诗,有《笑门诗集》。

董穀士,字书田,号农山,湖州人,有文名。

尤侗(1618-1704),字同人,更字展成,号悔庵、艮庵,晚号西堂老人、西堂老子、鹤栖道人、鹤栖老人,江苏长洲(今苏州)人。顺治五年(1648)拔贡,九年为永平府推官,十三年解职归。康熙十八年(1679)举博学鸿儒,授翰林院检讨,修撰《明史》。二十二年告老归家。四十二年康熙南巡,得晋官为侍讲,有《西堂全集》。

潘耒,字次耕,吴江人。康熙十八年(1679)试鸿博,授检讨,纂修《明史》,后归。四十二年康熙南巡,复原官。有《遂初堂集》。

宋实颖(1621-1705),字既庭,号湘尹,长洲人。顺治十七年(1660)举

人,后官兴化县教谕。有《读书堂集》、《老易轩集》、《玉磬山房集》等。

韩纯玉(1625-1703),字子蓬,别号蓬庐居士,湖州人。明翰林韩敬之子。纯玉不求仕进,工诗,有《蓬庐诗》。

蔡维寅(1650-?),字典三,湖州人,蔡启僔子。康熙十七年(1678)进士,由内阁中书出为云南禄丰知县,后迁直隶永平知县。

可见,《圃庵诗集》上罗列的校订人员都是江浙一带的名士,这是因为黄周星晚年一直活动在东南一带,尤其以居住在湖州的时间为最长。从康熙八年设馆于湖州南浔程氏开始,一直到康熙十九年自杀,都在湖州南浔一带活动。《圃庵诗集》收诗的最后一年是康熙十年,正是黄周星寓居湖州南浔之际,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校订人员以湖州人士居多。

虽然这些人物并不一定真正参与了具体的诗文校订工作,但是这些人物在《圃庵诗集》成书的时候,应该还是尚在人世的。在可以考证的人员中,戚理去世最早,时间是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那么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时间应该不晚于1688年。

再者,在这么多校订者中,为什么有黄周星的两个女婿,却没有他的两个儿子呢?黄周星晚来得子,其长子在康熙六年才出生,大概在《圃庵诗集》编纂的时候,黄周星的儿子尚年幼,不足以署名。但在黄周星去世八年后的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黄周星之子黄椅(21岁)、黄榔(19岁)编辑、刊刻、流布了黄周星的诗文集《夏为堂别集》。《夏为堂别集》首页上明确标注:“男椅(禹弓)辑,育黄寄中校(继沈姓)。”

这说明在康熙二十七年,黄周星之子已经可以独立署名了,那么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时间应该比1688年要早。假设古人15岁可以参与校订工作,那么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时间再往前提前六年也是可以的,则其编纂时间应该不晚于康熙二十一年。《圃庵诗集》收诗的最后一年是康熙十年辛亥(1671),暂且推断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时间在1671至1682年之间。

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《圃庵诗集》中的“玄”字皆不避讳。笔者发现康熙二十七年刊刻的《夏为堂别集》中的“玄”字亦不避讳。考察到康熙朝前期古籍中“玄”字避讳不是十分严格^①,据此可以推断,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时间应该在康熙朝的前半期。而1671年至1682年,也即康熙十年到康熙二十一年正在康熙前半期的范围之内。

四、与《前身散见集》对校确定本书为黄周星亲自校编

对校《圃庵诗集》和《前身散见集》重合的内容可以发现,《圃庵诗集》对不

^①杨成凯:《清刻本的鉴定与收藏》,《紫禁城》2009年第8期,第110页。甘沛:《略论用避讳字来鉴定古籍版本》,《经济师》2014年第1期,第256页。

少诗作的字句进行了校改。

这些校改,有的是删去某些诗句,如《前身散见集·小丧狗谣》中,从“我思万类”至“僭越敢居奎娄右”八句,《圃庵诗集》都予删除。有的是更改错别字,如“飞龙符旧歷”(《戊申元日》)，“歷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曆”；“多少野游姬”(《灵岩山观石畔西施履迹戏咏》)，“野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冶”。有的是调整韵字，如“绿筠翠荇巧相映”(《六月十七日友人招集南园观荷醉赋》)，“巧相映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相映发”。有的是选择一个更能表情达意的字词，如“今年风物更凄凉”(《九日东郊看菊》)，“今年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清秋”；“沧桑或扬尘”(《阅颜鲁公集中载……余亦异而和之，如袭美所云》)，“桑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海”；“碧筒欢饮成故事”(《六月十七日友人招集南园观荷醉赋》)，“欢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劝”；“浮生仍作客”(《夜宿梅溪大公精舍，忆庚寅春曾过此》)，“仍”，《圃庵诗集》作“曾”等等。这些校改,对于完善诗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从丰富的校改数量上看,《圃庵诗集》的校改者是十分认真的。

再者,《圃庵诗集》会添加创作的具体信息,让读者更清晰诗歌的创作背景。列表1简要说明如下:

表1

作年	《前身散见集》	《圃庵诗集》	说明
康熙六年	《次韵答友见怀二首》	“友”作“吕用晦”	“吕用晦”即吕留良
康熙六年	《得友人寄诗,有到处人情大抵然之句,感咏一首》	“友人”作“吕五”	“吕五”即吕留良
康熙六年	《九日东郊看菊》	题作“吕君为余绘东郊看菊图,因题一绝”	增加了创作背景中的人物与事件
康熙八年	《有故人以墨罢官,索人赠诗,因戏为十二绝慰之》	“有故人”作“吴园次”,“十二”作“十”	“吴园次”即吴绮
康熙九年	《叹雨中梅花》	题下多小注“阅友人集,同和其韵”	增加了创作背景

这些改动的出现,说明校改者是十分熟悉黄周星的生活和经历的。

还有一则校改令笔者比较感兴趣。《前身散见集》收录有康熙九年《偶以觅居入人家,见两美人而叹之二首》,诗云:“酷似江东大小乔,纵无珠翠也妖娆。若教赐浴温泉水,粉膩脂香玉两条。”“湘竹娥英对倚帘,林风闺秀似鸛鹑。家常妆束浑闲事,难得凌波一样纤。”^①《圃庵诗集》卷七只收录第二首,题作“友人客游见两美人而叹索赠一首”。本来是黄周星找房子时,见到别人

①周延年:《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,《南林丛刊》第2册,第37页。

家里的两位美人感叹她们的美貌而作诗,在《圃庵诗集》中却抹去了当时的具体情境,改成了友人见美人而叹。其实《前身散见集》中的诗题更可能是黄周星本来的诗题,《圃庵诗集》这样的改动为的是无损于黄周星的道德君子形象。从这则改动可见,校改者要么是黄周星本人,要么就是特别爱惜黄周星声誉的人。如在黄周星之子编辑的康熙本中,本诗直接题作“无题”^①,这样一来,这首有情境的诗就变成一首普通的闲情杂咏了。

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校改情况:《圃庵诗集》会将《前身散见集》中一些体现具体时间的字句进行改动。比如《前身散见集》有康熙六年诗《丁未夏日偶阅两朝遗诗,见长沙亡友冯根公一律,为鹧鸪夜泊,忆丙子冬日同周景虞步鹤鸣寺,望钟陵山色之作。周景虞者,即余当年姓氏也,俯仰怆然,挥涕和之》,“夏”,《圃庵诗集》作“春”。康熙七年诗《戊申夏日过吴门,喜晤中洲张子,次韵赋答》,“夏”,《圃庵诗集》作“冬”。康熙八年诗《九月十九夜梦与戚理同卧》,“九月”,《圃庵诗集》作“六月”。同年诗《己酉除夕,和刘文房韵,即用其起句》,“己酉除夕”,《圃庵诗集》作“冬至日戏”。这种情况还有许多。这种改动对诗歌本身来说无关痛痒,但为什么校改者要执意进行这样的改动呢?何况,诗中并没有显示季节时令的字句需要改动诗题来进行配合,例如《九月十九夜梦与戚理同卧》一诗云:“知君又不第,梦里更相寻。乍喜交樽簋,何期共枕衾。十年才子面,千里美人心。恨别多匆遽,荒鸡故满林。”诗句中完全看不出是夏天还是秋天,但校改者一定要把九月改为六月,而且诗中说的还是一个做梦的事情,除了作者本人要作这样的改动,其他人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?

还有一处编年被改动的情况:《前身散见集》于康熙八年己酉收录《九日始见庭中桂花》,然《圃庵诗集》在康熙七年戊申卷收录此诗。诗云:“东篱不比小山幽,谁把寒香着意留?自是花天同醉梦,错将重九作中秋。”这首小诗从内容上看置于哪一年本无有所谓,若不是作者本人,谁又会去做这种调整呢?

综合以上改动情况,笔者认为,如此校改的人,只能是作者黄周星本人。黄周星去世于康熙十九年,那么《圃庵诗集》的编纂时间就缩小到了康熙十年到康熙十九年间,也就是黄周星去世前寓居湖州南浔的十年间。

五、从墨丁情况判定本书为试印本

《圃庵诗集》的奇特之处还在于书中有不少墨丁、手写涂改和校注的痕迹。最显眼的便是《圃庵诗集》每页版心的卷之几,戊申、己酉、庚戌、辛亥四卷开篇的卷之几,都呈现出墨丁的状态。另外,该书除了甲辰卷首标注了“卷之一”外,乙巳、丙午、丁未三卷卷首只有“卷之”字样。之所以会在每卷版心

^①黄周星:《夏为堂别集》,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刻本。

卷数上设置墨丁，卷首要么设置卷数，要么设置墨丁，要么空缺卷数，都可能是出于编纂全集的考虑，而将卷数存疑待定。

除此之外，《圃庵诗集》的正文中也有墨丁。正文墨丁的出现，有时是出自编撰者，编撰者对文字有不详者，留置墨丁等待后补；有时则出自刻工字匠，翻刻者对原稿字迹不明者，暂时留下缺疑，以待校对时由编辑校出，再补雕改正。那《圃庵诗集》是什么情况呢？

表2所示是《圃庵诗集》正文中墨丁的具体情况：

表2 《圃庵诗集》正文中墨丁一览表

编号	墨丁所在诗句	墨丁旁的改字	墨丁位置在其他版本上对应的字
1	读张公■■■绝命词次韵二首		陆心源《吴兴诗存》作“苍水”
2	高屐隔尘■后土	归	陆心源《吴兴诗存》作“羞”
3	■■■文山合并传	屈倒	陆心源《吴兴诗存》作“苍水”
4	不同箕子利■■■	行书	陆心源《吴兴诗存》作“明夷”
5	彤管编中有■人	节	
6	风尘豺■正纵横	虎	《前身散见集》作“虎”
7	中有情人老■觞	举	
8	■蟠争似党人贤	手写之字无法辨识	
9	髡薙■天美赤髥	号	
10	何意■■■见■平	餐、霞、治	
11	三十年中■赴■	才、敌	
12	觉毛发森■■■	飘然	
13	明■旅人备忧患	悉	

考察这些墨丁，第1、2、3、4都来自于“读张公■■■绝命词次韵二首”中，此二诗是咏抗清义士张煌言的，设置成墨丁可能是出于避祸的原因。墨丁第5、6、8或许也能和躲避文字狱扯上关系，但墨丁第7、9、10、11、12、13都是很普通的字句。而且，这些墨丁四周皆有清晰笔直的边框，应该不是成书后的校订者所制，很可能是根据手稿本开雕书版时，刻工在底本字迹不清的地方留下墨丁待补。

《圃庵诗集》中，还有径直涂划原字，在字旁书手写小字的情况，具体见表3：

表3 《圃庵诗集》手写校注情况

编号	原诗句	手写的校注小字
1	巴陵水阔长沙混	“混”字旁有手写小字“坵”
2	放怀難世外	“難”字改为“雖”
3	鼎立誠无耦	将“耦”字校改为手写小字“别”，又将“别”字涂抹。
4	辱君世外知	“辱”原字不清，旁有手写小字“辱”
5	行吟若到茱萸洪	“洪”旁注：洪，水涯也。
6	愚公移处山仍在，精卫填来海不干。	旁注：□太形、王屋二山，智叟阻不听。上帝感其诚，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：一厓朔东，一厓雍南。自此冀之南、汉之阴无陇断焉。炎帝之女化精卫。

考察这些校改的字句，第1、2、3、4都是替换原诗句的具体用字，为的是让诗句更加完善。第5和第6是在旁边加注的情况，全是常见之典故。而且，这些手写的校改、加注之字，和墨丁旁边的改字，字体非常一致，当出自同一人的手笔，那么这是不是黄周星自己的手订呢？

实际上，黄周星是有史料可载的书法高手^①，而《圃庵诗集》上的手写小字，实在称不上美观，又何谈书法？再如第5、6的注释，黄周星完全没有必要自加，肯定是其他校订者或者后世的读者所为。这位佚名的读者可能得到了黄周星的某个可靠的本子，所以两本相校，在墨丁处补上缺字，还对两个简单的典故加了注释。

《圃庵诗集》中还有在某些诗句旁加圈点符号的情况，如“蛟雨鹏风会有时，庭槐门驷宜阴陟”十四字旁有圈点符号。还有在诗题之上加圈点的情况，例如《友人以瓷鞋杯行酒，宛然纤纤一瓣，因向座客征诗约字，字帖切瓷杯不得移入真鞋，座客多阁笔，余漫成六首》一诗，在正对的天头上连加三个圈号。

①陈轼《黄九烟传》：“自传记、诗赋，以至词曲、诗馀、翰墨、篆刻，无不各极其妙。”（陈轼：《道山堂后集》卷四，广陵书社，2016年，第221页）叶梦珠《黄周星传》：“公幼敏而嗜古，质直而抗爽，读书目数行下，诗宗李、杜，书兼苏、米。”（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卷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105页）周系英《九烟先生传略》：“岁戊辰奉使金陵，属上元诸门人，访求黄氏后及诗文集，皆不可得。惟得墨迹一幅，自书《新柳堂》、《次山楼》二律，银钩蚕尾，体兼颜柳，诗载入集中。又《周郎帖》三种，其临《曹娥碑》题曰八岁小子周星，《乐毅》、《黄庭》则皆九岁，书后有周郎、景明星二印，知先生幼字景明也。董思翁跋云：周郎八岁书《兰亭》、《曹娥》，端劲风逸，有二王笔意。虽纸成堆、墨成冢者，未能过也。岂前身工力成此宿慧耶？凡百许言，末又云：周郎勉旃，余则焚砚矣。翁之此跋，信非虚誉。向见先生《传》中所称，以为不过童子婉弱体耳，岂意其逼真二王如此，斯一奇也。书虽小道，亦足见先生异禀绝人之一端云。”（黄周星：《九烟先生遗集》卷首，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）

还有给长的诗题加句读的情况,或者在某些诗句的韵脚处加圈,这些符号都像是后世的读者所为。

一般说来,墨丁在留存于世的初印本、试印本中出现较多。古人刻书,往往先印成少量的样本,对样本进行检查、校对无误后,才开始大量印刷定本,这类正式印刷前制作的样本被称为试印本。因为试印本印数极少,其上往往保留了诗文的原始面貌,又有编订者校改的痕迹,所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保存至今的古籍中,试印本十分罕见。而这部保存在日本静嘉堂的《圃庵诗集》很可能就是试印本,或者说是样刻。

黄周星临死前自撰的《墓志铭》中云:“其诗文著述几盈百卷,既无力授梓,并不暇缮写。今世俗所传者,惟有《唐诗快选评》、《人天乐传奇》及《百家姓新笺》、《秋波时艺》、《将就园记》、《八百地仙歌》数种,与散见他选者数篇而已。”^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,直到他去世前,世间流传的只是他的部分著作,他的诗集并没有刊行于世。顺治十三年(1656),黄周星在芜湖坐馆时,曾结集为《夏为堂诗略刻》,他写好了序言,刊刻了样板,但因为不明的原因,其书并没有流布人间。无独有偶,等到他晚年的时候,再一次编辑诗集,命名为《圃庵诗集》,已经有了试印本,但不知何故,仍然没有大规模正式刊刻流传。据笔者考察,《夏为堂诗略刻》一部分刻好的书版,后来被黄周星之子印在《夏为堂别集》中。但《圃庵诗集》的书版则不可寻觅,似只留下这本远藏东洋的样刻。

六、《圃庵诗集》的文献价值

黄周星诗文集流传至今有六种版本,分别是康熙二十七年(1688)的《夏为堂别集》八卷、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周诒朴编《九烟先生遗集》六卷、咸丰三年(1853)唐昭俭编刊《周九烟集》六卷、光绪二十三年(1897)静谥家塾刻本《九烟先生集》六卷、民国七年(1918)上海有正书局铅印本《九烟诗钞》前后集、民国周延年《南林丛刊·前身散见集编年诗续抄》一卷。与这些版本相校,《圃庵诗集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首先,《圃庵诗集》保存有331首不见于其他版本的黄周星诗作:康熙三年的51首诗歌,全部来自《圃庵诗集》;康熙四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107首;康熙五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35首;康熙六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20首;康熙七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4首;康熙八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15首;康熙九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10首;康熙十年独见于《圃庵诗集》的诗歌有89首。《圃庵诗集》中保存的这些佚诗,可以帮助我们考证、补充黄周星的生平事迹。如康熙三年黄周星在海宁寓居的事迹、康熙四年黄周星在嘉善漂泊的事迹等,都可以依靠《圃庵诗集》中的存

^①黄周星:《夏为堂别集》,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刻本。

诗得以补充。再如黄周星的《人天乐》传奇多认为是其自传之作^①，《圃庵诗集》保存的康熙十年《夜被穿窬，罄取室中之藏而去》、《次日手自塞穿窬之穴笑咏一绝》两首诗，可以与《人天乐》中轩辕生房子被小偷挖洞偷盗，随后轩辕生自己修补墙壁的情节相互印证，为自传说提供更多证明。

除了保存佚失的诗歌，《圃庵诗集》还可以补充《前身散见集》中缺失的字句。例如《前身散见集》中的《题苕溪名胜八首·墨妙挥毫》诗序原缺，据《圃庵诗集》可以补作：“孙莘老为守，于署中池上建墨妙亭，刻古碑于此。”且诗中原书上有二十三个“□”（即缺字），据《圃庵诗集》也可以补充完整：“县舍书裙后，何人更擅长。临池苔藻黑，染翰竹梧香。碑石摩……”。《前身散见集》中《畦庵吟为吴门友人作》诗，“禅林闺秀两函诗，白雪生香花雨绿。君家纂述世罕俦”三句原缺，据《圃庵诗集》也可以补充完整。

再者，通过与《圃庵诗集》的对校，还可以还原其他版本中诗歌的本来面貌。康熙本《夏为堂别集》、道光本《九烟先生遗集》、光绪本《九烟先生集》中皆有诗《昔长沙陈太守以“驿梅惊别意，堤柳黯离愁”十字为离合体绝句，余因戏作闺怨十首》，咸丰本《周九烟集》则题作“合体绝句余因戏作闺怨十首”^②。而这组诗在《圃庵诗集》康熙四年（1665）中也有收录，题做《昔长沙陈太守以“驿梅惊别意，堤柳黯离愁”十字为离合体绝句，余因戏作闺怨、旅怀各十首》，因为《圃庵诗集》的存在，让我们知道后世流传下来的版本中删去了“旅怀”十首。同样的，《圃庵诗集》收录有康熙四年《西湖竹枝词廿首》，道光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仅收三首，题作“西湖竹枝词三首和杨廉夫韵”。再例如，道光本、光绪本、咸丰本皆有诗《香花甲和施佩宜》，但《圃庵诗集》中收录此诗的诗题为《东山法海寺前有草名香花甲，苗可佐茗，根可酿酒，亦异卉也。施子有诗纪之，因为次咏》。通过对比可以发现，《圃庵诗集》中的诗题才是原本的诗题。《圃庵诗集》中诗云：“万古香花甲，因君始得名。采芳分杜若，益寿比青精。酒许陶潜酿，泉宜陆羽烹。从今添本草，艺术有难兄。”“万古”，道光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作“不识”。“陶潜”，道光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作“渊明”。因为有《圃庵诗集》的存在，才能够对现存黄周星诗集其他版本中的一些诗歌进行还原、校勘和补充。

最后，《圃庵诗集》中有许多和《前身散见集》重复的诗歌，两本相校，知有大量的字词改动。前文已言，《圃庵诗集》很可能是黄周星亲手编订，这就能够展现黄周星诗歌创作从稿本到定本的修改过程。

综上所述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《圃庵诗集》，当是依据黄周星晚年的稿本《前身散见集》所编，编辑者很可能正是晚年寓居湖州南浔的黄周星本人，

① 龙华：《试论黄周星及其〈人天乐〉传奇》，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85年第1期，第16页。

② 黄周星：《周九烟集》卷六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刻本。

编纂时间在康熙十年(1671)到康熙十九年之间。该本可能只是当年的样刻,它的卷次尚未最终编定,很可能只是黄周星准备编辑的全集中的一部分。正因为是样刻,最初即传世极罕,遂使现在收藏在日本静嘉堂的该本成为孤本。这个孤本,对于研究黄周星的生平与诗歌创作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在日本发现本书,并慷慨地将该书的扫描版惠赐笔者研究。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,给予很多睿智的指点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静,防灾科技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。唐元,防灾科技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。

·书讯·

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二齐旧藏珍稀文献丛刊》 (全96册)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定价:76000元

齐耀琳(1862—1949)、齐耀珊(1865—1954),原籍山东省莱州府昌邑县,寄籍奉天府吉林伊通州,清末民初皆在官场任要职。

1945年,齐氏兄弟的藏书约400余种由哈佛燕京图书馆购得。本丛刊精选213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献影印出版。这批藏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:1.所收文献皆为稿抄本;2.档案、戏曲文献和清人手稿等是其主要特色。档案文献主要有地方政府文件、官员的奏稿、典业及商会行规等商业文献,即官册、赋税、贸易、奉饷、律例、奏议、公牒之类的文献。地方政府文件,包括县衙里的交代簿、县志局的流水账、县镇的水道图、登科录、职官录、军事及司法档册等。商业文献中《贸易须知辑要》《至宝精求》《银洋珠宝谱》《玉器皮货谱》《典业须知录》等极具史料参考价值。其中《典业须知录》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、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种,真实反映清代典当业的经营状况。其他若名人日记、书院课文草稿、戏班工尺谱、建筑资料等,都是研究清季社会世情诸方面的一手资料。